

與癲癇患者站在一起

施茂雄醫師榮退

◎林口長庚神經內科系主治醫師 謝向堯

今年七月十五日，是本科系施茂雄醫師正式退休的日子。神經科策劃了一個盛大的退休紀念會，讓院裡同仁能和施醫師做更多互動。我想藉這個機會，談談我印象中的施醫師。

本院剛成立時，施醫師離開了原先的工作而轉來長庚創立神經科，可以說奠定了神經科的基礎。當年的陸清松醫師、陳獻宗醫師等都是草創初期的夥伴，這點在榮退紀念會中，彼此分享當年的趣事可見一斑。後來大家分別在專精的領域裡各擁一片天，也讓年輕一輩見證了歷史的軌跡。

施醫師退下了行政職務後，轉而致力於癲癇患者的權益與生活品質上。過去的癲癇是忌諱的疾病，患者多是自卑而羞於見人的，但是施醫師努力要扭轉這種社會風氣；他不僅成立了台灣癲癇之友協會，後來更將協會帶向國際舞台。我便曾在數次國際會議上遇見施醫師與幾位病友出席，病友們不僅癲癇控制良好，可以工作、出國遊玩、更能站出來侃侃而談，與他國病友經驗交流。如果說患者遇到熱心的醫師、樂觀的病友可以相互勉勵進而改變人生，那施醫師多年來的努力成果不言可喻。

這場紀念會裡，除了王院長、宋副院長出席外，許多護理人員也主動到場，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；院外幾位早期在長庚神經科打拼的前輩也受邀參加，熱鬧非凡。

典禮上放了一段由台灣癲癇之友協會製作的影片，裡頭記載的是多年來協會在國內外的花絮集錦，比如病友衛教講座、外出旅遊，或者幾次為病友爭取權益的記者會等。觀看這些照片，彷彿目睹了台灣數十年來癲癇病患遭受的困境，與觀念逐漸的提升。前輩們畢生為了改善患者生活品質而努力，身為後輩的我們更要接棒下去才行。

施醫師性情耿直，有話就說。幾年前我收治了一位三十餘歲女性，診斷是病毒性腦炎。患者除了常見的意識不清與癲癇之外，還併有全身不自主運動、精神混亂。這本來就是棘手的疾病，我也誠懇跟家屬說明「該用的藥物都已經用了，只能觀察看患者進步情形了」。然而家屬顯然對於患者病情進步有限感到不滿。患者的婆婆甚至直接跟我說：「醫生啊，你看起來太年輕，應該沒什麼經驗，我們希望你能找一些資深點的醫師來幫忙。」這讓我十分尷尬。



過兩天家屬主動提起，以前有位鄰居得了跟這位患者「看起來一模一樣的病」，是讓施醫師治好的，所以強烈要求我找施醫師來幫忙看。於是我懇請施醫師務必來一趟～雖然他聽了我的轉述，也認為目前治療已經足夠。

家屬看到施醫師自然喜出望外，急著問說患者何時會醒？施醫師雙手一攤，率直的說：「啊～我又不是神啊！怎麼知道她何時會清醒？」我嚇了一跳！這雖然是實情，但是同樣的話如果從我口中講出來，應該會被家屬罵死。然而家屬顯然沒有動怒，還是畢恭畢敬的聽著。

施醫師評估患者後，向家屬解釋說他同意我的診治，而且目前的用藥很恰當；倘若是他也會選擇相同的處理方式。此後患者進展雖然緩慢，但家屬對我的態度卻明顯和善許多了。

我很感謝施醫師來幫我解圍。有些醫師限於資歷，儘管盡力了卻仍不能得到家屬認同；但資深的醫師的經驗分享與適時支持，卻能讓醫療過程更加圓融。

傳言說施醫師很會罵病人，但我未曾見過。數年前我在台北長庚看完門診後搭計程車離開。司機熱心的問說我是

醫生嗎？接著便跟我閒聊起來。他說：「你們長庚有的醫師好兇喔！我十幾年前帶母親去看病，她沒有乖乖吃藥而被醫生罵了一頓，回家都哭了。你認識是誰嗎？」這問題實在很難回答。從敘述中感覺比較像內科醫師；但是我聽過脾氣兇的好像屈指可數，不會那麼巧是我認識的吧？於是我婉轉的說：「每個人個性與表達方式都不同，有些醫生是求好心切吧！」

又沉寂了片刻，那位司機居然努力的拼出了施醫師的名字「茂雄」，問我認不認識？我正在揣測他的用意，司機卻又自言自語：「不過我其實也很感謝他啦！雖然我覺得他真的很兇，但母親後來卻願意乖乖吃藥了。」我鬆了一口氣，接口說：「喔～這位醫師說話一向比較直啦！也不是故意要兇病人，其實是希望他們乖乖接受治療吧！」

關於施醫師的小故事不勝枚舉，在此只是分享我遇到的兩件。施醫師在患者心中，是嚴師也是益友；對於好惡不掩飾，講到喝酒很豪爽，跟他相處過才知道他的真摯性情。

謹代表一位神經科界的後輩撰寫此文，希望他事事順心如意。☺



▲2008年高雄「一騎愛癲癲」單車活動。圖左至右分別為歐洲癲癲大使瑪麗安(本次活動的外賓)、施醫師、協辦單位代表、高雄長庚賴向榮主任、台灣癲癲之友協會理事長曾元孚醫師。



▲今年七月施茂雄醫師榮退紀念會(中)，王正儀院長(左三)、宋永魁副院長(右四)和院內同仁們出席。鄭紹沂醫師(右三)亦為神經科創科元老，本次專程回來恭喜施醫師。

